

城市空间研究视角下的标识导向系统

刘丹, 张仲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长沙 410004)

摘要: **目的** 从城市空间的实质性内涵出发, 重新认识标识导向系统。**方法** 分析现代城市研究中的空间话语, 并从现代城市研究的视角出发, 研究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从城市空间的不同维度分析标识导向系统的运作模式。**结果** 城市标识导向系统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最基本的功能是辅助人们在一定空间环境内进行移位行动, 标识导向系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好的划分手段和最为直观的展现, 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 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类主体的作用。**结论** 现代城市的城市空间不只是一个物质概念, 而是一个物质性、社会性、历史性三者辩证统一的人文概念。标识导向系统作为城市空间中的导引性部分, 是城市空间的一个参照系, 也是空间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键词: 城市空间; 标识导向系统; 区划; 空间生产; 文化表征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20-0053-04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20.008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pace Research

LIU Dan, ZHANG Zhong-fe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understand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from the essence of urban space. The spatial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ities was analyze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ity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and urban space was studied,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urban space. City's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most basic function was to assist people in shifting in certain space environment.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the best way to divide urban space structure and the most intuitive display. The role of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in urban space was all about the role of human subjects. The urban space of modern city is not only a material concept, but also a dialectical unity of materiality, sociality and historicity. As a guiding part of urban space,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is a reference system of urban space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KEY WORDS: urban spac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division; space produc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 城市标识导向系统已成为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帮助人们在空间环境里明确移动的方向已成为其最基本的功能。城市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 借助标识导向系统, 建构出可读的符号化空间景观, 已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热点。从社会维度转向文化维度的视角来探讨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为更好的研究城市标识导向系统提供帮助; 城市空间更重要的是人文概念, 标识导向系统不仅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个参照系, 也是空

间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

1 现代城市研究中的空间话语

在对现代城市的研究中, 空间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话语转向。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载体, 不仅是一个物质概念, 而且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 城市面积不断扩大, 体量持续增加, 结构也日趋复杂, 诸多现代都市的建设与完善都极大地重构了人们的

收稿日期: 2019-08-02

作者简介: 刘丹(1981—), 女, 湖南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个体的生命形式,而城市空间则是这一重构过程的集中体现。对于现代语境中的城市空间,人们必须在对其物质形式的研究之外,探幽发微,超越其现实表象,把握其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主体息息相关的各个内在方面。

思想界以康德作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感性形式的两个基本载体,两者相互平行,作为感官的两个基本维度共同建构人们对世界的经验。随着现代城市建构进程的推进,思想家们逐渐发觉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空间不仅是物质载体,也不仅是感官的维度,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范畴,空间与时间是交织的。在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法国著名哲学家列伏斐尔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先驱者。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的实践生产理论出发,将空间阐述为一种由人类的实践而生产建构出来的带有辩证性质的产物。列伏斐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表述为一种三元的“空间生产”概念,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者辩证统一的社会生产模式,即具体生产经验的空间、概念化的构想的空间和个体文化经验的象征符号的空间的辩证统一^[1]。空间不是一个被动容纳各种社会关系的容器,其自身就是由人类实践所生产出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大体量的生产机制,

不仅生产物质,同样生产认识和社会关系。

随着空间研究的推进,研究的视角逐渐从社会维度转向了文化维度。在空间的诸多内涵中,文化的地位日益突出,空间由早期研究中的社会结构,转而被视为一系列文化因素的集合。关于城市空间的探索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文化语境中,城市景观由过去的政治经济概念转变成了一种凝聚了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的象征系统,成为了一个探究的热点。人们用一种看待充满隐喻的文本的眼光看待城市空间,也凭借着想象和隐喻将城市空间中的意象作为建构和分析表征空间的手段,使得城市空间与建立在现代城市之上的文化表征空间形成一对辩证的图景,互相生成。城市空间成为了文化凝聚的载体与产物^[2]。

此后,在后现代理论的浪潮中,城市空间也有了新的维度。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由城市景观中旋转餐厅的空间经验出发,讨论了城市空间中人们的一些后现代的超空间经验,见图1。在充满各种流动变化景观的城市空间,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充满反射、折射与复制的景观展示空间中,人们对于空间的把握不再坚实可靠,产生了剥离感与错位感,从而使得人对于城市空间的经验变得更加碎片化,异质化。这也揭示了人在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中独特的心理体验^[3]。



图1 旋转空间
Fig.1 Spin space

2 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

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中看似是一种毫不突出的基础设施,是公共空间的附属品,事实上,它在城市空间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它所占据的体量^[4]。最早的标识导向系统产生于公共交通系统,其目的在于方便人们的换乘,随着城市的发展,标识导向系统已经进入了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5]。设想,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空间中,他下意识的反应一定是寻找一个定位自己身在何处的标识,以这个标识作为一个基点,依照环境中的标识导向系统,确定自己将要前往的方向。而日常生活于城市空间中的居民,也几乎是遵循着自己所习惯的标识导向系统的指引,来规划自己每天的生活路线。标识导向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如果把整个城市也看作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那么标识导向系统就像一份目录,在其中起着提

纲挈领的作用。

现代城市空间与传统的田园乡野空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城市中的空间是一种属人的空间。首先,它的基本形态完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由人类所规划建设,是一种人工生产的空间;其次,城市自身就是一个生产中心,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载体;再者,城市的构成与区划完全基于城市中人的聚合与分布,城市空间的基本构成是人的流动与区隔。而城市中的人是单子化、匿名且流动的,诸多单子化的个体聚合成为城市空间中流动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个体是相互陌生、匿名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一种松散的聚合关系,个体与空间、空间与空间的关系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6]。标识导向系统则是空间中的一个参照系,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基点。

如果对标识导向系统诞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一个谱系学的梳理,也许能够得出许多令人惊奇的结论。在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中,人们至少可以看到

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在标识导向系统诞生之前，人类的移动主要依靠着自身对于方向的判别和一些可以作为定位基准的地标，总的来说，这种对于活动路线的规划是存在于人的内在的；而在标识导向系统诞生之后，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则是基于一个已经被规划好的标识导向系统，也就是说，这种对于活动路线的规划是外在于人，施加于人的。随着GPS导航的发展，这种对于人类活动的外在的路线规约，也从城市空间进一步延伸到了所有被导航卫星覆盖的空间，在强大的导向规划算法下，任何移动都可以优化为GPS导航地图上的一个最优解，化约为一段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最短路程。关闭导航系统，人们仍然能在乡野中漫游，但在一个有着发达标识导向系统的城市中，纯粹的漫游是不可能的，无处不在的标识导向系统充斥着人们的视野，那些箭头使得人的任何移动都指向一个确实的目的地，就像一道使命令一般主导着人们的行为。

人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这种空间移动的外在规划，一方面，它的确是简洁而高效的，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在一个日益宽广的生活空间中的适应性和生活效率，作为人们对于变动不居的现代空间的一种适应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子化的个体在一个陌生空间中的紧张感，使得个体与所处空间维持着一种看似稳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将人的空间移动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目的行为，使得个体更加脱离于身处的自然环境，而遵循一种人为建构的建制。

3 从城市空间的不同维度分析标识导向系统的运作

前文说到，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间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这种导引性的符号系统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运作，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理论过于纷繁复杂，为了方便梳理，可以将城市空间基本概括为物质空间、社会生产空间、文化空间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来探讨标识导向系统在其中的运作机制。

在物质空间的层面上，可以先将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与乡镇以及现代之前的城市作一个比较。尽管乡镇具有现代的行政区划，但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分界，而传统的乡镇区划，几乎都是依据一种地理上的分野，以一个物质性的分界作为根据，如地标或空间距离上的尺度；在乡镇内部，因为结构简单，所以也基本由院墙和田垄作为划分空间的依据。现代之前的城市，流动人口少，城市功能较为单一，基本按照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以及欧洲的宗教场所）等功能区域作为空间划分的依据。现代城市结构复杂，人口流动量大，区域内功能多元化，各种功能分区相互渗透，空间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松散组织，而是形成了

复杂的结构。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街道是一个基本单位，每一个城市的街道都是相似的，但每一条街道和街道中的每一个景观又都是不同的，城市空间保持着一种既整齐又充满了变化的拓扑结构。标识导向系统就是在这样一个结构复杂的城市空间中应运而生。可以说，标识导向系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好的划分手段和最为直观的展现。所有标识导向系统最基本的元素就是箭头，箭头意味着方向和一个目的地，也意味着一个被精确划分定位的空间位置，众多箭头系统地组合在一起，就把一整片空间划分成了众多区域。它的系统性很好地适应了复杂的空间结构，而它的指向性又完美地匹配了空间内部的频繁交互。在此意义上，标识导向系统为现代城市空间建构起一种秩序^[7]，各类型的导向标识见图2-3。



图2 室内导向标识
Fig.2 Indoor guidance sign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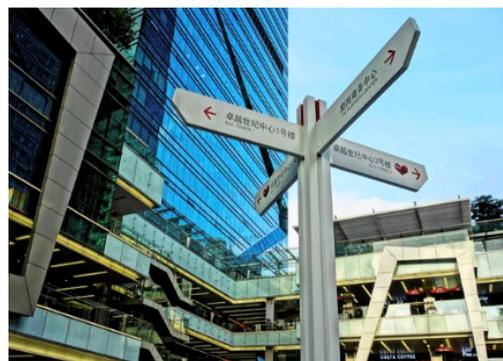


图3 室外导向标识
Fig.3 Outdoor guidance signage

作为社会生产空间的城市空间也有着自己的特性。现代之前的城市是不具备生产功能的,只是权力和消费的中心,而现代城市则融合了权力、消费和生产功能,聚集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其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生产机制。相对于现代之前的城市和乡村基于血缘和宗法等级关系的社会结构,现代城市中的社会结构则是基于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8],劳动力与劳动资源的跨区域整合也在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公共交通对于人口的配置作用十分突出。前文对于标识导向系统的谱系学思考中,讨论了它对人类活动的规约作用。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中,标识导向系统则是对人群之中移动的单个的个体进行导引与分配。标识导向系统作为一个功能系统,其首要原则是简洁高效,同时需要具备井井有条的系统性与一视同仁的通用性,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社会建制,没有它就没有高效的交通与迁移,也就没有了对劳动力与劳动关系的再整合。在此意义上,标识导向系统为现代城市空间组织了一套体系。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空间是由诸多文化因素凝聚而成的^[9]。标识导向系统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受着凝聚在空间中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即设计师常说的“延续城市文脉”,如北京地铁标识导向系统中吸收了北京传统文化元素的标识设计^[10]。同时,标识导向系统也在推动着新的文化经验的形成。前文中设想人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的第一反应,即尽快经由标识,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又可以去向何处。笔者也设想在城市中不由自主受着标识导向系统支配的行走,这些系统性的符号意味着箭头指向的他者的永恒在场,空间的秩序通过一些安排好的符号系统整合在了一起。在短暂无常的城市经验中,这一点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的的确确影响着人们与所处的城市空间发生关系的方式,作为一个坐标系为人们与陌生化的非自然空间提供一些看似坚固、持续的联系,这种改变最终将体现在人们的文化经验之中。在此意义上,标识导向系统为现代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视角。

4 结语

基于城市空间的诸多方面去讨论标识导向系统,是一个尚不成熟的理论上的尝试。人们必须认识到,城市空间是一种属人的空间,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类主体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为人们指引目的地那么简单,其中可资挖掘的意义还有很多,从社会维度、文化维度等多方面来探讨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能让人们更好地研究城市标识导向系统。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什么是以人为本,以及为什么以人为本。城市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设计师们,应该

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设计理念和思维方式,让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参考文献:

- [1] LEFEBVRE L.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UK: Blackwell. td, 1991.
-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ANDERSON B. The Community of Imagin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3.
- [3] 陈慧妹. 城市环境导视中的标识系统[J]. 包装工程, 2011, 32(24): 22-24.
CHEN Hui-shu.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Guidan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24): 22-24.
- [4] 张佳会. 公共环境导示系统设计的价值取向[J]. 包装工程, 2011, 32(22): 105-107.
ZHANG Jia-hui.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ublic Environment Guidance System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22): 105-107.
- [5] 杨帆. 浅析色彩在城市公共交通标识系统中的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YANG F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 Marking System[M].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4.
- [6] 邢蓬华. 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在城市商业集聚区中的人文情怀[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3): 184-192.
XING Peng-hua. The Humane Feelings in the Urban Business Concentration[J].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5(3): 184-192.
- [7] 张静. 环境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14, 4(23): 90-96.
ZHANG Jing.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ion Orientation System in Urban Landscape Design[J]. Journal of Hefei Industrial University, 2014, 4(23): 90-96.
- [8] 康英. 城市公共交通环境中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1(8): 45-47.
KANG Ying. Design of Marking Guidance System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 31(8): 45-47.
- [9] 杨晓燕, 王伟伟. 文化导向型的城市标识系统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10, 31(18): 77-80.
YANG Xiao-yan, WANG Wei-wei.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Culture-Oriented Urban Marking System[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18): 77-80.
- [10]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JAMESON F.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7.